

客家人沒有選擇語言的自由？

問：我是客家人，鶴佬話實在「講袂輾轉」（不靈光），無法暢快表達意思，發言不得不用「國語」。可是每當民進黨開會，客家人一開口說「國語」，就有人在台下鼓噪，要我們用「台語」。客家話也是「台語」的一種，「台語」不應該專指鶴佬話。問題是我要是說客家話，有幾個聽得懂？如果不說「國語」，叫我們說什麼話？

——屏東 曾孝賢

答：語言的原始功能是意思傳達，但因為人類並不只有一種語言，而是多種語言，語言類別和民族文化的類別又往往是重疊的，所以語言往往附帶著民族文化情感。喜歡說某種語言，代表著對那種語言的所有者民族文化的一種認同感或親切感；輕視或敵視某種語言，便是對那種語言所有者民族文化的輕視或敵視。因此我們對待語言問題必須謹慎將事，否則語言問題會轉化成民

族問題、文化問題，進而變成政治問題。

台灣是多民族混居之地，民族間的接觸是必不可免的。尤其是交通頻繁、接觸頻仍、意識混亂的今天，語言問題乃成為敏感問題，特別是政治集會，語言更加敏感。

民進黨是個政黨，它又是台灣的政黨，台灣意識極為濃厚，因此說台灣話遂成了表達台灣意識的行為表現。而台灣人之中鶴佬人佔七成半之多，鶴佬話儼然成為民進黨的「國語」，正如中國普通話是國民黨的「國語」一樣。

我一向不喜歡「國語」這樣的名詞，因為它含有國家主義的意涵，對方言和少數民族的語言具有統制、排斥、歧視的暗示。國民黨因為犯了這個錯誤，遂把北京話看成耶和華一類唯一的真神，歧視地方母語，引起激烈反抗。民進黨是國民黨體制下的反彈產物，它承襲著國民黨的政治文化是必然的。可是民進黨若無法洗刷國民黨的毒素，超脫國民黨的思維方式，竟而重蹈國民黨覆轍，它將只是以「大台灣主義」易「大中國主義」之暴，以「大鶴佬主義」易「大漢族主義」之暴而已。這是民進黨不得不戒慎恐懼之處。

北京話到台灣，實際上已經變樣，成為中國官話的一種新方言。國民黨所謂的「國語」其實是這種新方言。可是我們儘可以對它背後的政治功能反感，它卻是外省人的母語，是客家人、山地人和鶴佬人的溝通工具。如果民進黨要多方包容，不願成為鶴佬人的政黨，至少在現階段，不應該排斥、歧視非鶴佬人黨員使用這種語言。否則它既要包容非鶴佬人黨員，又不准非鶴佬人自

由選擇其精通的語言表達其意思，將違反民進黨所標榜的自由民主理想。

至於客家話、山地話，由於它佔有一定的分佈地區，它在黨裡頭理應受到相當的尊重。如果民進黨能夠使用電腦翻譯裝置，把黨員發言同步譯成各種語言，讓黨員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語言，而不致因口譯浪費時間，影響議事進程，那將表示民進黨是一個強大而民主的政黨，實在太好了。可是無論電腦翻譯、口譯，都需要相當的技術、人才、資金，以一個新生的民進黨，顯然在現階段是決不可能實施的。

在這種情勢下，鶴佬語和變種的北京話，只好成爲民進黨開會的主要語言。客家人、山地人參加黨的會議，爲了達成意思溝通目的，勢必無法堅持使用自己的語言，這雖是不公平的事，做爲一個忠誠的黨員，必須體諒黨的處境。

問題出在：會議中使用鶴佬語，客家人、山地人、外省人聽不懂，怎麼辦？如果鶴佬人堅持使用非鶴佬人聽不懂的鶴佬話，是不是漠視非鶴佬人黨員的權益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可是客家話和山地話雖然也是台灣話的一份子，可惜不是優勢語言，民進黨在現階段，容納優勢語言的鶴佬話作爲會議語言，是自然的，不是人爲的。鶴佬語雖不是每個人都懂的語言，在台灣卻是最優勢語言，民進黨以一個台灣地區政黨的身份，是不可能排斥鶴佬語作爲會議語言的。外省人、客家人、山地人，如果是認同民進黨，必須承認鶴佬語的優勢地位，努力學習這個台灣地區多數人使用的共通語。說得好很難，至少應該聽得懂。

客家人沒有選擇語言的自由？

不要以為共通語只有一種。參加國際會議，非得懂英語不可，因為英語儼然是世界共通語；參加中國全國性會議，非得懂北京話不可，因為北京話是中國的共通話；參加台灣地區的會議，非得懂鶴佬話不可，因為鶴佬話是台灣共通語——這是俗稱鶴佬話為台灣話的根據——；如果是新竹、苗栗的黨部會議，客家人佔多數，誰敢排斥客家話作為會議語言？

語言的共通性優勢，有些人為的，有些是自然形成的。人為的優勢，會隨著政治勢力改變而消亡，如日語在台灣的勢力，隨著日本殖民主義在台灣結束而消亡，但自然形成的勢力卻不容易消亡。在台灣的語言環境結構之中，無論是情感上的認同台灣，或實際上要在台灣擴展生活空間，都不可能否認鶴佬語的優勢地位而加以排斥，否則將會引起不必要的意識糾結，影響台灣人民的內部團結與和諧。

（原載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、二十五日《民進週刊》台語信箱）